

張大千傳

(四五)

—流光容易把人拋

大千覆張伯謹信中，談到在東京嚴冬圍爐的十二月，巴西節令方為「仲夏」；推算到了農曆新年之後，正是五亭湖中荷花飄香的時候，大千豈能錯過？賞荷、畫荷，就成了一春的忙碌。

巴黎、聖保羅兩地的巨荷展，使他揚名國際，名利雙收，但就畫的幅度而言，比起民國五十二年春天潑灑成的巨荷，可算是小巫見大巫；六幅的通景屏，高達十二尺，寬為二十四尺。似乎他有了大畫室，就不怕世界各美術館展不下他的巨畫。

將近暮春，他已飛到新加坡，準備在新加坡市維多利亞紀念堂舉行「張大千畫展」；係由南洋學會、藝術研究會等六大團體邀請主辦。並暢遊新國名勝。高嶺梅的《梅雲堂藏張大千畫》圖一六六（太平山）潑墨山水，作於農曆三月初一。飛瀑溪亭，山上的村落，仿

佛家山景色；更令他感傷的是破曉時山鳴谷應的一陣猿啼，他題：

癸卯三月朔，宿太平山頂，曉聞猿啼作。爰翁。」（圖一）

農曆四、五月，大千在港，舉辦畫展、會見老友和家人，現實的壓力，使他心靈的波動，則是近年少見。

其時鬚生馬連良（溫如），奉人民政府派遣在香港公演。大千與《大成》雜誌社長沈葦窗的話題由欣賞馬連良的演出談到從前呂月樵演活了的《戲迷傳》。從年輕就是戲迷的大千，對劇中各種角色臉譜、服裝和唱做瞭如指掌。邊談邊拈筆為葦窗勾畫《戲迷傳》中呂月樵的神態。



／王家誠

「往歲曾見呂月樵〈戲迷傳〉，愛其唱做摹擬，皆能畢肖前修。偶與葦窗閒話，索為寫之，聊供一笑。癸卯四月，爰。」（註一）

大千和馬連良交往的時間不長，但交誼非淺，卻也留下一絲難以彌補的遺憾。

三十八、九年間離開大陸後，馬連良、俞振飛和張君秋，像大千、嶺梅一樣流寓香港、九龍。馬、俞、張並曾組團在香港公演；馬連良的〈九更天〉馬義救主，〈四進士〉、客串〈霸王別姬〉中的楚霸王，都是當時膾炙人口的名戲。



圖一 張大千異域聽猿的〈太平山〉水墨畫

當時大千和馬氏交往頻繁，常在香港大酒店飲下午茶聊天。二人曾偕沈葦窗、馬氏門人李慕良，同赴嶺梅的國際照相館攝影留念。

一次，大千在九龍亞皆街寓所宴請馬連良。由於馬氏夫婦信奉回教，所以一道砂鍋獅子頭上桌，使馬連良大為驚愕，左右為難，大千見狀解釋：

「此是我為溫如兄特製的雞肉獅子頭！」

體貼和不見外，使馬氏感動。

大千決定移民阿根廷，余叔岩高足孟小冬和馬連良，都特意將幾齣拿手戲製作錄音帶，準備作為與大千的臨別紀念。

念。結果大千要了孟小冬的錄音帶，並畫荷回贈，在忙於移民事務中忘了「開口」向馬連良索錄音帶，也就未回贈書畫，使馬連良感到很沒有面子，以為大千看不起他，耿耿於懷，其後一位移民南美，一位回歸大陸，也就失去了聯絡。

十二年後二人正好同到香港，兩人都想晤面，但馬係團體活動，若到大千下榻的樂斯酒店訪晤，多有不便；大千也不願到劇團找馬氏，以免與政治色彩濃厚的帶團人員碰面。除了在葦窗陪同下欣賞演出外，葦窗得知某日馬連良要去電視台排戲，便把握機會陪大千前往「約會」了十餘分鐘，也算彌補了上述的遺憾。

民國五十年陽曆八月八日，梅蘭芳逝世於大陸時，大千聞耗，痛喪好友，悲菊壇人才凋零，哀傷良久。如今與連良久別重逢，滿頭霜華，二人皆有不勝今昔之感。嶺梅次子高仲奇在場，又為大千、連良、李慕良、沈葦窗四人合影留念。其後傳說連良因未得組織批准私會大千，受到檢討；無論如何，這已是二人最後的一面；三年後馬連良病逝於大陸。

大千好友余叔岩的傳人孟小冬，由於流寓香港，接觸的機會較多。小冬對大千既瞭解，又尊敬。猶記大千移民阿

根廷前，小冬以拿手戲的錄音帶贈行時曾暗囑大千：

要聽戲的時候，只准他一個人的時候才可以放來聽；這是她的自矜，也表示她把大千看作知賞。大千對小冬也十分器重，這次過港特別為這位有「鬚眉氣」的老生傳人畫像，上題：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明清舉』。或曰：『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行。』」每讀《世說新語》，輒念千數百年來，惟小冬大家足以當之，乃為寫此博笑。癸卯春日大千居士爰。（註二）

把小冬比做竹林七賢的嵇康，可見他對小冬風範的欣賞。

當他和在港友人談及杭州書畫家故友黃秀元時，前塵往事，迴盪胸中，乃憶寫西湖畔黃氏「放廬」的側影，湖光山色彷彿昔時，題：

「二十餘年前放廬影，歷歷如在眼前，而今不可復矣，寫寄文叔四兄，能毋慨然！弟爰頓首。」（註三）

及至〈放廬圖〉，請人輾轉帶到杭州時，黃秀元已先兩月——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回歸道山。

農曆四、五月間，先是在四川小學任教的心慶帶五歲女兒小咪到香港探親，那時大千在港舉行的畫展尚未落幕。不久心瑞和七歲的女兒小蓮（稍後

大千爲她改名蕭韶)，也來香港探親。在港友人爭著邀請心慶、心瑞到家中住，大千爲免打擾友人日常生活，便安排兩位女兒和外孫女，與他同住九龍柯士甸路的樂斯酒店。

大千清晨即起，繪畫、接見在港的友人和弟子之外，閒時也畫些小畫哄外孫女。以簡單幾筆勾出小魚，生動地游在水中，小咪愛不釋手，有位門弟子買來飛機、汽車之類玩具，故意逗小咪，要她用畫來換，小咪趕緊搖頭：

「叔叔，您的汽車、飛機，百貨公司都能買到；我的小魚是爺爺畫給我的，別處買不到，我不換。」

大千哈哈大笑：

「別看她人小，你還騙不到她所愛的東西。」

接近暑假終了，心慶帶女兒趕回四川上課，大千則請朋友幫忙辦理巴西簽證，帶著一別十四年的心瑞及外孫女小蓮，回到八德園。高嶺梅另外整理出一批珍藏的張大千畫，於七、十、十二月，先後在吉隆坡、怡保、檳城展出。

△ △ △ △ △

大千父女祖孫一行，由香港返回八德園，已經是農曆六月。他散步園中，小蓮跟隨左右蹦蹦跳跳，很爲大千鍾愛。他作幅小畫（禽石圖），題詞故意逗小蓮：

「送一半，留一半，蓮蓮蓮蓮你看，到底你要哪一半？」他又問：

「爺爺這幅畫送給你，但只給一半，快說，爺爺好裁開！」

小蓮認真地打量畫，橫裁豎裁似乎都不對，只好央求爺爺不要裁開。心瑞一旁笑說：

「傻孩子，爺爺是逗妳玩的，快謝謝爺爺。」

上年此際，大千曾以宋人詞中句作〈櫻桃芭蕉〉贈郭有守，此時又作〈芭蕉圖〉贈愛女心瑞：

「芭蕉綠，櫻桃紅，
春風吹，
燕子飛，
燕子飛。癸卯夏，拈竹山詞寫於摩詰山園，爰翁。」又書：

「付十女心瑞留之。」

「流光容易把人拋」，大千原是用以形容他和有守皓首相對的景象，看看愛女臉上的風霜，拈來何嘗不可作爲警惕。

農曆六月十五日，心瑞生日，大千檢出上年所繪〈八德園一角〉爲祝。

「兒今幾歲？」大千緊握心瑞的手問。

答稱二十六歲，大千不由得感嘆：

「時光流逝何如是之速，與兒分別竟十八年（按，可能有誤）矣！」

看著淚流滿面，語帶哽咽的父女，

往。

靜山一進八德園便贊不絕口，認為大千以深湛繪畫修養，具體地營造出瞿山、大滌子畫中的境界。他告訴台灣記者：

「每蚤晨霧朦朧，有猿啼之聲；偶臨巨石，似入峽中。池畔松徑，漣延聲濤，又有黃海之感。主人畫室中復儲有千山萬壑，運腕囊括乾坤，神遊更無窮盡矣。」（註五）

由三位日本園藝工作者照顧的一排排古松、枯木之類的盆景，使郎靜山彷彿暢遊深山古嶽。他以大千為模特兒，在盆景前擺姿勢，在他的構想中，一旦採用集錦技法，把古木奇石和流泉放大，大千就成了徜徉於峰嶺古木間的神仙和高士。有時他請手持長杖頭戴東坡帽的大千，高坐巨石之上，若然行吟於花叢或湖畔；這時的大千就頗有三閩大夫風采。大千對王之一自嘲：

「我變成郎先生的草蟲了。」

一個多月期間，拍了幾百張照片，靜山意猶未足，自謂不及八德園景色之萬一。

民國四十八、九年間，王之一在八德園中工作不多，就到聖保羅市發展，先開了間「照相大王」，進一步在朋友鼓勵下，辦了家「巴西僑報」，每到窮困潦倒之際，大千就自動贈畫變賣，維持僑

報的發行。

因之，報館暗房就成了郎大師的工作坊，王之一自願作助手，學到不少集錦的絕活。郎靜山在聖保羅開攝影展，自然也少不了之一的協助（註六）。

船業大王董浩雲，在紐約開了家「四海飯店」，大千不但推薦老友名廚婁海雲前往，並函請張孟休就近照顧。

不過，十月大千赴紐約舉行畫展時，「四海飯店」尚未開張，大千爲了招待藝文界知名之士，同時替海雲打開在美的知名度，特假張孟休寓所宴客四、五次，均由海雲包辦，菜色次次不同，其中不乏由大千指點傳授過的大風堂名菜。

民國四十五年，大千、畢加索相會，大千曾數度爲文或在手札中談論過。七年後在紐約個展期間，美術史學者高居翰，在〈張大千首屆紐約卷軸畫展簡介〉（註七）中，把大千和畢加索相提並論，指出二人相同之處。

「兩者均在遊戲的外表下隱藏著嚴肅的目的。他們經常採取一種遊戲的態度，而這遊戲他們玩得比別人精采……因此兩者經常難以被界定爲有藝術的風格。儘管如此，他們卻也同時是具創意的大師，在舉手投足之間展現個人的風格。」

在創作與模仿的問題上，高氏以爲

大千與畢卡索均是：

「有意識地引用古代模式以喚起某種記憶，而不是全然的模仿——並不沖淡作品的藝術性，反而會使作品增添意識的層次，並在某些程度上將自己的作品放在繪畫史的脈絡中。」

論及大千近年的潑墨畫風，高居翰表示出他的欣賞態度：

「有些作品，例如〈水墨芭蕉〉，其風格在中國畫史中屬於無羈的潑墨派和個人主義，在西方即是『行動畫派』（通常採用比水墨較不具流動性，較不易感受的油彩）。其他作品，特別是在雄渾的潑墨山水中，戲劇性的處理『人在自然中』的手法，觀念新穎，技巧卓絕。」

他對大千繪畫的論斷是：

「他的作品不僅反映中國的美學規則——繪畫呈現畫家的風神，也符合西方的藝術要求——作品本身必須感人而且有韻味，因此也溝通了日益縮短的東西鴻溝。」

美國收藏家對大千作品深具興趣，展出作品訂購一空，這年春天所作十二尺高三尺寬的六屏巨荷，以十四萬美金高價賣出。

在世界許多大都會中，大千都有既喜好收藏他的作品，同時也能推廣他作品的好友，如香港的高嶺梅、東京的李

海天、巴黎的郭有守、紐約的張孟休。在紐約，誼介師友之間的張孟休家是他造訪時盤桓之處。不但經常以畫作、畫材為贈，也常一起談文論藝。

有次揮毫作畫時，談到他對山水畫品評的標準，大千引經據典詮釋郭熙（河陽）的《林泉高致》：

「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凡畫至此，皆入妙品。」大千以為：

以「可以觀、可以游、可以居」九個字來論斷山水，特別有意義；「可以觀」的是好畫，風景引人起往遊之念者是更好的畫，景色使人欲移家居住者是最好的畫。

大千深入淺出的解釋，孟休頗以為然，也可以印證大千後來移民加州卡密爾時，園名「可以居」的真義。

大千自美回到巴西時，不但九九重陽已過，且將及孟冬時節，與心瑞、外孫女小蓮續享天倫之樂外，也重新開始創作；〈少婦山〉、〈潑墨群山〉、〈觀泉圖〉等（註八），都是這個冬天的作品。

△ △ △ △ △

民國五十三年，甲辰歲，大千給心瑞的賀禮是一幅〈墨荷〉，送給保羅的是幅行書聯：

「一六松園山嶺，一六六濼三醉。」款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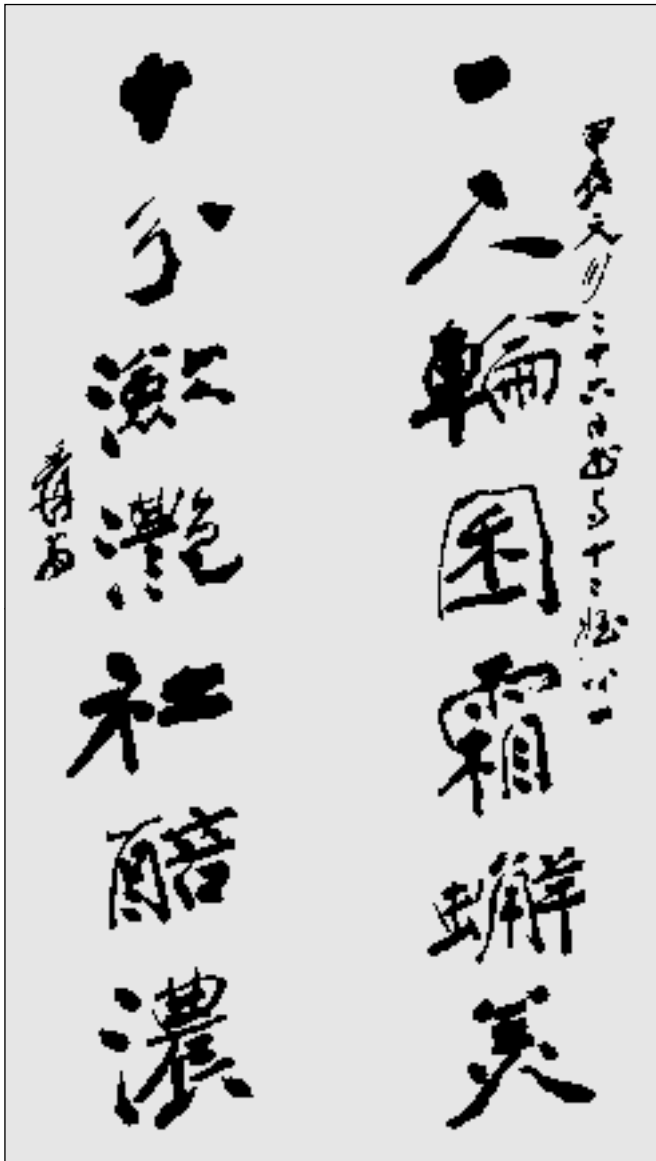
「甲辰元月二十六日書與十二侄心一，爰翁。」（圖三）

農曆二月十四，花朝，大千繪《四季花卉》，賦詩二首：

「青藤花卉工不及白陽，而逸韻過之，石濤八大二師莫不尊之，鄭板橋乃三。」——二首之一

詩後自識：

「青藤花卉工不及白陽，而逸韻過之。石濤八大二師莫不尊之，鄭板橋乃



圖三 大千贈心一的行書聯

欲門下走，其傾服可謂至矣。花朝之日，窗明几淨，乘輿爲此，並識。」（註九）

心瑞母女到八德園轉眼已十來個月，心瑞惦記在川的丈夫和孩子，因有思歸之意。越近別離，大千越想多傳授些畫技，生恐她因環境荒廢了所學。他爲她示範水墨的自動技法：把墨與彩先後潑灑紙上，趕忙牽動紙角，使墨和色彩自然流動，待乾濕合度時，再用筆皴擦，以線條勾畫聯絡，形成一幅山水畫（幽谷圖）。他告訴心瑞：

「這樣畫可因勢利導，取其自然，得
其天趣。」（註十）

暮春三月，大千送心瑞母女至港，
以便轉返大陸。

他以一幅〈摩詰山園圖〉表達父女
的深情，款書：

「此予新得，槃礴泉石之勝，當爲摩
詰冠。閑日逕游，外孫女蕭韶輒相隨，
憨跳其間。頃將還蜀，治亂不常，重來
不知何日，言念及此，能無悵悵！俾以
此圖，永以爲念。身其康強，子孫逢其
吉，祝汝，亦自祝也。甲辰三月，爰翁
寫於香港。」（註十一）

心瑞母女暫留香港期間，大千作品



圖四 大千畫有南島敦煌之稱的〈霹靂洞〉

已在曼谷展出，他則隨高嶺梅夫婦，旅
遊南島佛教勝地霹靂洞和檳榔嶼等地。
霹靂洞的歷代壁畫，有南島敦煌之
稱，使大千想到二十年前的敦煌面壁，
不勝感傷。

大千水墨畫中的霹靂洞，洞口彷彿
齒牙森森的巨獸。洞上洞下樹木蒼鬱，
洞前有精舍數椽。三三兩兩的遊人，漫
步在上山路上，別有一種悠閒寧靜的感
覺。嶺梅妻子索圖留念時，先請大千務
必把她也畫在畫上。嶺梅表示大千山水
中一向不畫仕女；妻子笑說，難道當作
書僮還不行嗎？大千略加點畫，果然一
位朝山客身後多了個丫髻小童，三人一

